



芝峯集

共九

~ 16
2433
5



門和
號 2433
卷 9-5



芝峯先生集卷之十八



昇平錄

昇平順天別名起丙辰九月止巳未三月

拜墓口占

九月霜寒草盡黃萬林蕭瑟夕陰涼
憑山一慟秋天黑古道悲風吊白楊

金陵別玄亭

聚散浮生事悲懽四載間相驚新白髮
各換舊朱顏惜別懷難盡臨歧淚自潛
金陵一夜話明日萬重山

過陽川抵衿陽

巴陵秋色裏霜草拂征衣大野臨江盡
遙山隔浦稀

芝峯先生集卷之十八

入隨南鴈去馬背北風飛暮入村前路斜陽破翠微
水城道中

野雨朝新霽村烟暮欲迷孤山青入眼日落柳橋西
道中

入谷初無路沿溪忽有村萬山紅樹裏真箇是桃源
公山

錦江初日上寒城五馬催人指遠程知有村家隔岸
近柿林多處午雞鳴

道中

行行衰草夕陽間馬首風烟眼不閑借問路歧何日

盡青山過後又青山

敬天店舍

數椽茅屋傍山居席戶無籬四壁虛聊借土床成午
睡夢中天地小華胥

鄭同知期遠丁酉歲以接伴使隨揚總兵把守
南原城陷而歿抵今二十年矣詩以悼之

憶昔孤城血雨飛書生無力破重圍只今遺迹空秋
草淚入斜陽濕客衣

水村

湖外風烟近海隈水村梅竹小春回溪山處處渾如

畫應費天工點化來

烏鵲橋

一帶長河學漢流河邊仍有廣寒樓支機石在苔紋
古聚鵲橋空月色秋堤上游姬疑織女野中耕豎是
牽牛乘槎世遠無消息誰識當年博望侯

富有縣

地入昇平府天開富有村誰家臨斷岸一水護柴門
竹色猶含翠梅香欲返魂直疑山盡處箴却武陵源

鐫川院

踏遍山川到嶠南虛亭日午暫停驂無端倦作邯鄲

夢宦味何如睡味甘

昇州

昇州境最靈地勢俯重溟浦日沉雲黑村烟帶雨腥
戈船箴淺港戍鼓卧長亭海上今無事城門夜不扃

拱北堂

佳麗江南地清幽拱北堂人民猶太古風俗自仙鄉
竹嫩霜無力梅寒雪有香使君何足問千石愧非良

南荒

五馬南荒客三霜左海涯論才非賈誼作邑近長沙
地暖頭猶雪冬深眼亦花唯餘戀闕夢無夜不京華

嶠外

嶠外分區域風光別洞天人家脩竹裡官閣早梅前
曉暈看桑旭朝晴辨島烟三山端在此何必遠求仙

喚仙亭

危亭倚半霄靈境信非遙弱水簷前瀉蓬山檻外朝
乘槎凌漢使驅石笑秦橋賴是樓居好真仙子可招

即事

官衙大都護已號小江南野店多依竹村家半種柑
民風元自朴海味久猶甘獨有思君意中宵耿不堪

燕子樓

樓在燕子橋上樓廢橋存

惆悵仙郎去不歸一樓霜月夢依依
抵今往事空流水橋上東風燕子飛

十一月八日大雪

海國初驚雪寒空漏玉沙庭昏先得月樹老盡成花
炫晃壺中界依微畫裏家江南竒絕處今夜更繁華

即事

簿領叢中髮盡凋客容寒意耐蕭條
唯餘半夜西湖夢時逐梅花渡野橋

書懷

白首銅魚落海濱喚仙亭上卧遊身
軒窓近水偏宜

暑庭院移梅早得春雪後疎篁添氣色霜前列岫頓
精神此間信有江山助彩筆拈來語更新

喚仙亭次韻

萬橋叢中出畫簷湖山勝槩儘相兼清秋望眼雲千
岫永夜吟情月一簾竹雨撼床琴自響蘋風吹面酒
須添蓬瀛指點知無遠鰲背靈峰露碧尖
百尺雕欄襯水紅經營當日鬼輸功金章紫綬人間
容綠髮青瞳物外翁盃吸鶴邊千古月袖携鵬背九
秋風誰知我本神仙侶謫下猶能向此中

雪後

江南昨夜雪寒氣透疎櫺大地呈新白前山失舊青
妬梅先臘吐爭絮未春零老守貪看景教童不掃庭

謾成

水鄉風味富魚蝦歲暮閑情寄郡衙霜外曉聲聞鼓
角雪中春色見梅花留連酒賦心猶壯潦倒功名鬢
已華自笑無能空飽飯唯將嘯詠送生涯

海上

海上多烟瘴江南少雪霜地連三島勝天接八峯長
竹影和詩瘦梅花入夢香此間真趣在不語坐空堂
操鍊軍兵口占

披甲晨登上將壇
貔貅千隊靜無譁
砲轟白日三山動
劔拔青天萬里寒
威壓戎垣方卧鼓
氣衝鯨海不驚瀾
蠻酋辟易扶桑外
莫笑書生老據鞍

詠夜

海門雲色凍庭院
雪聲乾檢曆年將
盡挑燈夜未闌
盞添鸚鵡暖裘擁
鵲鷓寒欲驗愁多少
明朝鏡裏看

謾書

形容元易老世事
遞相催客夢還家數
鄉書隔月回
夜風生暗竹春色漏
寒梅屏酒年來久
澆愁強一盃

清夜吟

感慨平生計已虛
文章結習苦難除
不知身作邊城守
清夜挑燈看古書

即事

臘梅冬栢共交柯
閉戶經時斷客過
雲罷鰲峯新着色
雪消龍渚漸生波
門垂五柳春風早
院繞千簞夜雨多
藥裏關心愁病裏
向來公事廢吟哦

別金正鄉還洛

樽酒天涯一夢間
客懷無限送君還
喚仙亭上梅花月
留作他時別後顏

拱北堂池邊有梅正月望後始開

庭梅花早發影落小池空疑是浣紗女淡粧臨鏡中

詠新梅

隔山村落凍雲凝正月江南暖尚遲老眼不知春信
早却疑殘雪在梅枝

即事

暮年身世宰炎鄉治郡無能坐嘯長春燕不來閑院
落晴波欲滿小池塘紅梅影下文書靜綠橘陰邊几
席香衙罷閉門人迹少隔窓啼鳥又斜陽

竹島新月

以下喚仙亭十詠

連山翠竹橫滿座夕陰生月色來相照曾襟一樣清

松村返照

落景半崖赤孤村生暮寒當軒交翠色好作畫圖看

梅橋暗香

月暗小溪西尋梅橋上去唯聞雪裏香不見花開處

栗圃濃綠

栗林森似束經雨綠初勻坐愛清陰好要分病暍人

烟臺夕烽

烽火傳青海繁星落遠巒羈心與暮色日夕赴長安

山寺晨鍾

杳杳青蓮宮岩嶠隱林杪一聲雲外鍾來破孤城曉

東川漁火

漁父持竿去打魚溪水中遙看火明處知在荻花叢

西郭炊烟

戶戶燒春笋青烟裊夕村分明如畫裏留帶太平痕

南郊驟雨

快雨洗炎暑亭中睡政酣村童來報道川漲石橋南

北嶺晴雪

積雪放新晴乾坤一色素欲尋處士蹤不辨西湖路

次宣化樓韻

江南一片舊名區景物森羅可小樓千橘園林渾富

麗萬梅村落更風流龍拖二水橋頭合鯨蹴三山檻

外浮惆悵客懷吟不盡海門烟雨古今秋

夢故人用前韻

長安北望五雲間南國春風鴈政還相憶故人千里

夜玉窓明月夢中顏

閱詠梅帖有感

昔與車五山賦梅花詩往復累十篇名曰詠

梅詩帖

詩仙一去海生塵依舊梅花滿眼春惆悵百年吟社

冷世間無復賞音人

行野即事

江南名勝地三月最佳辰舞蝶迎車亂歌鶯勸酒頻
烟光千嶂夕柳色萬家春後後緣何事山花欲笑人

松廣寺

在曹溪山

暮入曹溪路春山翠幾重荒林經雨合危石倚雲封
洞有神仙藥岩留太古松前峯知近寺隔水夕陽鍾

宿松廣寺

百里招提境巖花影裡行客來松院靜僧卧竹樓清
水石三生夢風鍾半夜聲明朝出山去無限虎溪情

臨鏡堂

五馬乘閑日千山對夕樓枕邊寒雨響窓外小溪流
壑月昏仍晝林風夏亦秋從今松廣寺夜夜夢中遊

洛水驛

十里垂楊岸行人立渡頭夜來溪雨惡漂失釣魚舟

雙巖

野外隨春與孤村欲午時水搖花影亂橋斷馬行危
草色青疑夢山容淨似詩風光須着眼歸路任遲遲

齋居

橘柚陰深竹塢南齋居寂寞似僧庵此間別有閑天
地一霎偷涼午睡酣

偶出

小雨成泥海燕忙綠槐庭院進微涼肩輿偶出城陰
晚無數桐花夾路香

書事

病守身多暇端居物外情笳穿空地少荷點小池平
麥雨侵衣潤槐風滿院清翛然驚午夢窓外竹鷄聲

即事

海榴花發滿庭紅簾額低垂晝不風忽覺靜中生動
意翠禽啼過竹陰東

簷日初舒柳政眠小池輕漾橘花天踈簾影下支頤

坐時有山蜂撲晚筵

池面輕風不作波碧梧南畔午陰多騷人倦倚東樓
柱山雨霏微濕晚荷

東軒

檻外池光深綠苔一簾微雨欲黃梅衙居寂寞門長
掩公退尋常印不開盧橘香邊山鹿睡石榴花下海
禽來軒窓盡日清如水輸與騷人晝夢回

迎仙閣

畫閣臨無地憑欄足盪胸掃雲開碧落呼月上晴峯
醉興風前竹詩情雪後松東瀛知咫尺仙侶夜相逢

江南

地理江南勝樓臺夏日涼波痕知損竹海色見扶桑
百里魚蝦國千家橘柚鄉風烟差足樂歸興自悠揚
損竹島名

秋夜

玉露涼生八月天小燈明滅翠簾前非關滴瀝梧桐
雨自是愁人夜不眠

與閔求禮彞叔訪雙溪即事

簿領閑邊野興長豆花秋雨政新涼仙山不阻分符
客借我西風一履忙

松峙途中

泉噴狂雷石作屏峽中烟柳午冥冥平林斷處青山
出百尺峯頭眼忽醒

神興寺遇雨

洞裏行尋學士臺寺門秋水小橋回無端一陣溪頭
雨應為詩人洗眼來

佛日庵

翫瀑臺前佛日庵滿衣秋色染晴嵐蒼藤絕壁無行
徑賴有簫聲作指南

岳陽

笑別雙溪寺輕舟下岳陽小汀秋鷺靜高樹暮蟬涼
日落花開暝雲橫石柱長清遊成一夢塵土意茫茫

望海臺

狂寇昔連營周遭占地形山河終古恥草木至今腥
漲海杯中白扶桑脚底青乘風吾欲去萬里破層冥

寄題成兵使晚休堂

將軍八十挽強弧高卧田園尚黑鬢少日威名曾朔
漠暮年身世且江湖盤中玉尺登魚婢席上金丸走
木奴想得華堂歌舞處把杯看劍海雲隅

水營

地勢連南極雄臨日出東孤城前左水一島古今風
控禦關防重丹青海廟空哀哉李統制千載誦奇功

占今島名李統制
葬臣祠在水營

夜坐

落拓功名抵暮年一官滄海亦隨緣文同貌古堪驚
俗事與心違且信天梅影舞風來枕上竹聲磨月到
窓前幽懷悄悄憑誰語愁對寒燈夜不眠

卧病

卧病經時久重門盡日高樽無元亮酒案有子雲經
砌曉梅初發湖春草更青孤城知近海白鳥下官庭

江山

江山大都會樓閣小神公逸興杯看海雄心劍倚天
風烟輸勝境花柳媚新年嘯傲邊城裡書生亦太顛
正月廿四夜夢與崔孤雲諸仙共會

寄遠

手折寒梅雪一枝故人天末耐相思形容別後休須
問又得春風種鬢絲

偶成

落盡梅花病掩關捲簾時對畫中山情無公事書常

卧啼鳥一聲春政開

題畫船八首

輕舟颺碧濤新水夜來高耐可乘流去三山釣巨鰲
其二

桂棹飛天上菱歌出鏡中飲闌猶易醒滿面摘花風
其三

岸濕黃梅雨波搖白鳥天居人爭拍手喚作醉神仙
其四

野曠疑無際川平似不流晚來風政急雨打釣魚舟
其五

薄暮俯苔磯銀鱗入網肥向來機事息沙鳥近人飛

其六

入隔槐花語舟從柳影移留連不覺暝更待月明時

其七

月出玉溪東蒼茫水拍空誰知人世裡別有廣寒宮

其八

野匯東西水波涵上下星江山今古興一嘯喚仙亭

忠愍祠用前韻

即李舜臣祠

第一中興將艱危活我東山河餘怒氣宇宙有雄風
對馬春濤息扶桑曙靄空只今滄海上誰復嗣戎功

新秋

海雨初收暑溪風欲獻秋江南無限思半夜夢歸舟

秋夜

玉窓秋意夜漫漫江國西風橘柚寒孤鶴一聲天似

水月中人倚小闌干

路見徵兵慶慶哭別

天討猶在寇秋防動遠兵藩邦須重義兒女枉傷情
白羽催行色青山送哭聲酬恩空老劍悔作一書生

道中

四山楓葉政酣紅粧點應知造化工不用更求生色

畫此身元在錦屏中

帶方

往迹微絜樹佳名認鵲橋山連方丈近野接谷城遙
露夕黃花冷風秋赤葉凋傷心爭戰地衰草日蕭蕭

慶基殿

積德周岐下開基漢沛中山川餘旺氣民物有遺風
兵火重恢業丹青拜闕宮依然天日表瞻仰感神功

領送精兵後回到萬馬洞午憩即事

獨送征人恨未俱書生力弱膽空麕停驂暫借松陰
睡夢渡冰河斫老胡

廣寒樓逢梁提督亨遇還別

湖海風塵二十秋一麾來倚夕陽樓相逢瞥地忙歸
去烏鵲橋頭又別愁

南原歷費眼亭

烏鵲橋廣寒樓在
眼界故第三云

馬首長程日日東帶方行色政西風蓮峰罷霧全頭
碧楓葉迎霜半面紅銀漢曙光雲影外月樓秋思水
聲中登臨謾費騷人眼却愧吟成語未工

永思亭

勝槩昔聞名今來眼更驚寒松猶古色脩竹自秋聲
野曠天疑豁川迴地得平亭中無限好落日有餘情

大光寺

暮入千峰裏溪山特地清
踈燈懸壁影暗磬出林聲
淨界多年夢閑雲此夜情
不逢寒拾子誰與話無生

書懷

虛齋供宴坐秋菊掩閑扉
覽鏡流年疾歸田宿計違
銅章思野服紫綬戀荷衣
吏隱堪藏拙惟應識者稀

寄題金進士世奎幽居

小隱溪山物外竒碩人于此養
幽姿烟添藥蔓遮行
逕雨引藤枝補罅籬囊裡秘
方能駐景橘中真樂坐
彈碁少微星近江南夕惆悵
無日話舊思

二月廿三日清明雜花日風雨盡落

病裡逢春倍憶家客窓寥落海雲涯
東風最是無情
思纔見催花又如花

谷城道中

客路隨春鴈歸裝帶曉星渚
花開嫵媚林鳥語丁寧
野接烏原黑天連鴨水青
向來名勝地留眼一登亭

南原道中

東風捲雨淨行塵楊柳如烟政滿津
人渡鵲橋天上
夕路經葵樹驛前春
昇平樓閣回頭失
豐沛山川入
眼新堪笑一麾何事業
半生空賦遠遊頻

公山

岸柳風前舞山花雨後酣客行吟政苦春盡錦江南

三月十八日抵隋城別業

却笑從前枉費心簿書叢裡病侵尋歸來四壁寒於水一枕安眠直萬金

余既夙嬰疾病菁華日謝且自知村魯無所用於世遂拋却筆硯不作一行文字者久矣逮剖符于茲汨沒簿領間雖或有一二吟詠譬猶睡中寤語視向時所作亦不及矣豈非老拙荒廢之故歟

申亥翁跋

芝峯公之南也枉數日駕訪余於黔浦田舍作半夜歡留詩為別既南矣且三載余西人之南者索所為詩蓋將舒憂娛悲於畔牢之中也未幾公果彙百有二十二編襍五七近體絕句哀而為卷附其姪柳生有用者傳至余壽春纍所緘滕寸啓而珪璧散朗覺一室光矣噫茲固眼前光景皆人所知也而公能善言之以為音豈公神而化之者耶日月星辰經緯于天山川草木杼機于地者無非公之用也取成於心寄妍于物使天葩國英交拆互發豨苓烏喙時而為帝按節度曲建之太清者

芝峯先生集卷之十八
蓋公之得乎天也行且祖建安宗景龍鴈行開元
大曆而上之彼按故點簿釘餽為工者安能望公
藩籬哉余托契於公迨四十年矣墳荒不足喻其
和也止水不足喻其淡也公有作余輒見之一見
進於一見及今之見也望而不能親也逐而不能
及也惘然立惘然止澹然而自失也詩而至此可
謂盡矣然此技侷乃若公持之恬處之靜取之廉
修之潔知幾介石難進易退則當於古賢中求之
世其有如公者乎吾未之見耶書以告
芝峯先生集卷之十八

芝峯先生集卷之十九

皇華集次韻

次平壤勝蹟以下龔用卿吳希孟韻

德巖

生民皆爾德萬古鎮吾東屹立終無語誰知捍禦功

酒巖

巖名誰所為畢竟是烏有要爾作窪尊長江化春酒

白銀灘

天上何所有河漢亦稱銀下國本非產虛名揭此津

錦繡山

山花明似燃山色錯成繡喜逢宮錦袍照映來晴晝

乙密臺

天仙有古臺駕欂欂蓬萊笙鶴去不返閑雲空自來

牡丹峯

峯高挿半空函首開一朵滄洲近在望安得凌風舸

浮碧樓

危樓下無地倒浸芙蓉水仙侶夜相邀笙歌白雲裏

練光亭

天機一匹練垂下化長川玉節來登眺真成畫裏仙

井田

元一當時制猶存荒野中莫言東土陋殷聖有遺風

朝天石

征子問何之天風吹鶴背盤陀石尚存缺月疑環珮

風月樓

色淡還濃花光深復淺荷池乘夜涼皓月升東巘

麒麟窟

奇祥豈必古遺跡說窮濱聖皇今御世何地不生

麟

綾羅島

小島號綾羅回環四面水微風浪作紋落日霞成綺

快哉亭

客遊意不適西日此登亭望遠堪乘快風來四座清
大同江

江水日滔滔微茫蘆空碧朝宗一片心萬里隨潮汐
文廟

宣聖昔垂教取人不以貌皇風遍遐陬鑽仰爭慕
效

檀君祠

厥初啓茲土何年來有宇白岳謾稱神玄天是為祖
箕子墓

荒碑字半苔松栢繞泉臺墓下朝周路遊魂應往來
箕子祠

遺墟麥秀風江水映左右客至酌英靈清波替樽酒
東明祠

明王鼎立初發跡自松壤至今古祠存簫鼓歲來享
次義順館

使節初臨海上城福星光彩照行程船開鴨綠風生
磧馬過龍荒雨洗兵和氣襲人同日暖威聲先路覺
冰清居民拭目爭欣觀處處窮村播頌聲

次良策館

驛亭烟樹馬前迷
小雨愔愔不作泥
春氣入林蘇百卉
午潮生海吸諸溪
懽謠已遣齊民聳
拱揖從教列
岫低遙指古城山
下路夕陽斜映杏花西

次嘉平道中恠石

五丁當日啓金牛
片石巍然地舉頭
收拾宜歸異物志
品題還遇列仙遊
竒形磳兀羊疑化
古色玲瓏雪見羞
臨路偃身應有意
學人西拱帝王州

次渡大定江

薄暮江心颺綵船
輕帆一道破晴烟
狎教鷗鷺沙頭戲
驚起蛟龍水底眠
殘照曳紅嚙遠岫
斷雲分白落

平川風光觸處供
新興多少詩情柳影前

次望聖居天磨二山

以下董越王敬韻

數點浮空黛色齊
衆峯奔突眼中低
穿雲石壁藤為路
礙日樓臺玉作梯
逸氣欲凌黃鶴背
仙遊難借赤龍蹄
休嫌絕頂孤登賞
猶得新詩賁品題

次開城府

簾幕幾人家長堤
十里沙臺空餘滿月
樹暗見歸鴉
暮岳松無葉春蹊
草有芽傷心橋下水
漂出古宮花
次過安城不入

樹裏鶯聲隔翠微
小亭斜倚柳橋西
巖花故作迎人

笑澗水猶含送客啼芳草定牽他日夢綠苔仍鎖去
時蹊東民戀德爭攀挽咫尺何須惜馬蹄

次清川江

學遠天人策才高畫雪蕉和隨春有脚威歷海無潮
日下仙舟度雲中使節搖紙應江上月沿路伴征軺

次雲興午餉

濃陰繞座老蒼髯極浦羣山入遠瞻酒興好憑杯面
凸詩鋒剛倚筆頭尖雲拖雨氣來雕檻風引溪聲落
畫簷到處邦人思信宿征驂倘許片時淹

次林畔夜雨

傍海愁雲濕不飛萬山空翠掩西暉荒城雨暗行人
少古峽林寒去鳥稀遼路鷺花迎玉節帝鄉烟月夢
金扉地靈也有傷離意一夜琳浪為客歸

次宿林畔

以下姜曰廣王燕尹韻

滄海為樽月作盤壯遊清興未應闌青霞意重千杯
少白雪詞飛四座寒三島風烟軒外落百年天地眼
中寬鯁生不分叨佳讌何幸追陪桂後冠

次浮碧樓

江右風流盖世豪登臨氣際俯滔滔山回北極擎天
近野豁東溟得地高萬古乾坤同醉興一時湖海幾

仙曹當筵未足娛嘉客更擬移舟泛碧濤

次泛大同江

兩岸中開走碧江倚船沙際駐雲幢日將霽色供餘興天借奇遊擅此邦逸少風流今第一仲宣詞藻古無雙居人攔路攀行蓋盡醉休辭酒滿缸

次過鳳山

河清政屬聖明年虹渚祥光斗極連玉節春辭丹闕日琅函夜下紫微天籠羅物色壺中境隱約樓臺畫裏仙茲地命名今始驗喜看雙鳳度層顛

次開城館

行處檐帷不用遮遊氓咸願覩皇華山川鼓舞車前路城郭依微雨裏家迎客笑花當砌發伴人歌燕傍簷斜珠璣錯落爭傳寶壁上新題盡護紗

次頒詔禮成

藩封偏荷聖恩馳拭目芝函日月披雨露榮分天北極星虹慶溢海東湄歡聲匝域千鰲抃彩羽嚙綸兩鳳儀感頌只思勤獻祝萬年長拱舜衣垂

次山雨樓

清遊不必向仙洲四望雲烟坐可收鯨蹴遠波天外立鼇擎神島海中浮乍聞咳唾真驚座爭仰聲名舊

倚樓怪底壁間騰異彩筆端風雨落銀鈎

次謁孔子廟

天上文星照泮宮萬邦聲教見同崇
涵濡雨露生成澤鼓舞鸞魚化育功
絳帳畫開芹水日錦袍春動杏壇風
諸生不分承嘉誨絃誦從今溢海東

芝峯先生集卷之十九

芝峯先生集卷之二十

別錄

宿龍泉館庚寅赴京時

雪中山館夜如年孤燭多情照獨眠
正是別離腸斷處驛名何事又龍泉

秋懷

小齋空寂一燈懸門掩寒蛩攬客眠
玉對影高涼露滴却驚秋意在窓前

風并序

丙申五月十二日夜夢先君與沈相守慶

同坐呼韻命作風詩余應口成文覺後記而書之只第三聯中數字不明餘皆了了

無聲遠被有聲招颯爽初驚萬竅號夜向竹間偏浙
漉秋生蘋末更蕭騷隴頭新麥看成浪山上長松聽
作濤曾入薰絃能解愠願隨鵬翼控扶搖

即事

睡魔吟癖兩相宜心事無營起每遲鎖斷松關成小
隱不知門外路多歧

記夢

并序

戊申九月十一日在洪陽夢人以彩筆三枝

花硯二面授余余作詩云云覺後異之仍成
結句第未知嶽武之義如何

三條嶽武青黃色兩箇山精紫赤紋神貺殷勤應有
意自慙衰朽不能文

余倅洪陽日有龍鳳寺讀書生陳穎以詩索紙
曰雲孫叛我厭貧苦潛隱洪陽紙洞居厥母詩
今今捉上牧官垂怒命歸余余以紙束歸之仍
戲成云紙洞者洪州造紙處也

雨者雲之子雲孫為雨子本系出剡溪何年始來此
肌膚若冰雪潔淨少塵滓赫蹄最下材側理真賤類

韜晦幾多時拂拭可人意我今起送君惟君之所使
陳玄與毛穎知君姓名是同氣好相求文房友足備
唯須喚陶泓點染作文字頃刻百千篇倏若龍蛇戲
聞雲厭貧苦趨勢性所喜願君善遇之勿使還逃避
從來龍鳳寺對興文章士君子尚勉旃青紫可立致
倘能命雲孫題詩一相寄

洪陽地志曰龍鳳寺讀書
儒生多登科第故云

記夢 并序

己酉十月五日夜夢入侍 榻前作應製詩
覺後記一聯云云而唯風雲下一字不省得
輾轉之頃又夢得筆字若有神助故志其異

天開日月風雲筆地出蛟龍霧雨濤誰信衰遲心尚
壯夢中詩句也能豪

無題二首 并序

妓有玉真者名于都下而花飛狂雨玉碎芳
年好事之士多綴詞以悼之

落盡名花一夜風夢中春色錦屏空玉顏不是人間
物應逐姮娥向月宮

雪肌花臉玉為神艷態分明後太真一去蓬山消息
杳世間多少斷腸人

泮宮有感 時儒生因事空館

絃歌聲散讀書齋碧殿陰風響古槐微雨一庭芳草
合夕陽無語下空階

記夢 并序

壬子二月十二日在北京玉河館夜夢余登
第入殿試出策題有人持試卷來糊封甚固
敏求進而開拆余作詩曰鳳有奇毛對鳶生
二尾新俄見賓客與妓輩羅列庭中有一妓
進酒問其名曰綠雲仙也覺而了了仍足成
下句以志之其年八月敏求登第異矣

鳳有奇毛對鳶生二尾新綠雲仙獻酒歌舞滿庭春

庇雨堂 并序

堂即青門外舊基外五代祖夏亭柳政丞始
居之構草屋數間雨則以傘承其漏至今傳
以為羨余欲仍舊葺成故云

夏亭遺址洛東隅清白家傳也到吾安得傘周千萬
里盡遮天下不沾濡

記夢 并序

癸丑正月十日夜夢至一處城堞樓觀極宏
壯馳道平直廣闊如十字街地皆鋪白玉磚
瑩澈淨滑所見非人世也有衆仙迎余甚喜

牽一鶴俾余騎其背因共挾之凌空而去上
一高閣不知其幾層有雲氣籠罩其頂俯視
大海不辨際岸傍有一人指之曰此即三清
殿乃仙府也覺後了了不可殫記
鼇頂靈峰入紫煙眼前滄海渺無邊中宵跨鶴遊天
上塵世誰知有羽仙

夢作

鼇頂移蓬島巴陵失洞庭欲乘鵬背去雙袖破青冥

記夢 并序

甲寅臘日夜夢成雙泉以詩示余其一聯曰

柳眠風外覺花信雨中傳余吟誦數四遽然
而寤乃一夢也仍足成以志

柳眠風外覺花信雨中傳臘日春先動神交謝惠連
詠雪呼韻

天上瑤姬十萬雙爭騎白鳳擁雲幢相將剪下銀河
水恰似鴻門玉斗撞

乙卯春偶出西城外有挾書童子十數輩指余
而道姓名余甚矍然始信藏名者之難也

卧病經年一出城夢婆携叟烝相輕此身已自忘為
我童子如何識姓名

自歎

鍊得心中丹一寸丹成本欲壽斯民刀圭未試平生
學老向塵埃愧此身

已未在水城農舍夢得一聯仍足之

雲輕纔有色雨細欲無聲睡起朝窓下山居一味清

小兒折雜花數枝挿瓶中數日盡開

稚子貪春色瓶中浸古查不知根已斷猶放未開花

壬戌上元夜夢得下兩句仍成一絕

向來心界萬緣空夢裏身乘鶴背風獨立毗盧峯頂

上滿衣霜露九天中

警世

枉役身心不暫閑積來金寶大於山須知到死難將
去唯有貪名滿世間

偶書

謾將文字強參尋短綆無因可汲深靜默自然觀道
妙六經元只在吾心

詠李白

翰林風骨出凡塵飛上青天駕紫鱗當日若無狂客
在世間誰識謫仙人

甲子五月夢得首句因記其異

露華金掌月雲氣玉樓天誰信人間客能成夢裏仙
乙丑十月十日夜夢得首句感而書之

德天高罔極恩海濶無邊報效知何日中宵涕自懸
言志

天地大衮褥江河一酒池願成千日醉眠過太平時
無題

獨對花君子聊呼酒聖人此間真意味方寸四時春
自警

已往休須念方來且莫思惟將見在事主一慎操持
夢作 丁卯正月

月宮分紫桂天關折青蓮一酌流霞醞仙階萬萬年

感春

天公有意起羣枯臘後陽生物盡蘇春氣似醫醫病
亦可能醫得病翁無

偶占

萬事人間不自謀白頭猶飽折腰羞還家却笑初心
失五十年來未得休

即事

此身非佛亦非仙盡日潛心對聖賢唯恨衰遲難自
力看書未了枕書眠

全宋集卷之三
戊辰七月望夜夢得一聯覺而續之

露下新秋夜雲垂欲雨天四更初破曉明月半窓前

跋

詩固難能亦難言也譬諸兵法如趙括之易言而自以為能者是未得其妙焉者也余少時嘗從事于詩而不著力既弱冠成進士便棄筆硯不敢以是自任蓋知其難能也間因沉病屏絕人事頗閱古今諸集尤好始盛唐詩法觀其體格究其意趣稍有所自得然後益信其難言也苟非沉潛玩索頓悟妙境則固不足道若一字之未諧一語之未妥亦不得為能矣詩果易言乎哉余為是故雖或有作旋即毀藁未嘗示人而兵火之餘散逸且盡

速丁酉以後為二三知友所強往往有所鼎唱乃
略加收錄揔若干卷屬有求觀者病其繁夥又取
本藁之半繕寫以應之非敢曰能要之以不能問
於所能而已

題芝峯稿後

申欽

燦燦宵中列宿明菁華還向筆頭生成池宵默徵
餘響大雅眷容協正聲吾道百年堪托契斯文今
日有宗盟潢污自是淵源淺愧把涓流較九瀛

車天輅

曾泛仙槎上玉津文章驚倒越裳臣奇才自是無
雙士專對終歸第一人已覩中原詩禮盛還令異
國姓名新至今秀句香牙頰看取詞正動鬼神
當時屈指詩文伯獨步推公翰墨場詩逼盛唐傾
沈宋文欺西漢壓班揚掣鯨力拔千人廢吐鳳光

騰萬丈長巧匠至今猶縮手云誰代斷謾方將
道文麗藻誥兼盤突過黃初到建安碧落鶴寒雲
五色長風鯨動海層瀾燃犀牛渚群妖照抵鵲崑
山白玉拚卷裡千篇吟可老世人多少步邯鄲

贈芝峯朝京

尹根壽

專對君能事耽詩夙有聲清文謝雕飾佳句近飛
鳴大曆驚新調孤標仰重名還從離別日却效老
鍾誣

韓浚謙

曾把高名播異邦至今重譯說清厖驚人詞調金

投地絕俗襟期月印江經幄掄材推第一帝庭將
命擅無雙平土騷壘從遊久自媿輒鈇早見降

謝芝峯見訪

沈喜壽

同人時復惠然來幽抱何妨徹底開坐久不知窓
外雪寒多能盡手中杯水壺秋月延平質清水荷
花太白才耿耿相思孤枕上四更鷄叫夢初迴

芝峯先生集卷之二十

芝峯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雜著

教忠勤貞亮劾節協策扈 聖功臣故兵曹判
書沈忠謙書

王若曰義不後君一節既盡於臨亂忠惟先國五等
何吝於酬功予薦不忘孰膺斯寵惟卿簪纓華胄忠
孝名門自德符至連源世傳喬木之舊惟 昭憲及
仁順家承沙麓之休擺落紈綺半生律身詩禮魁
登龍虎一榜餘事文章卓爾適用之材恢乎濟時之
具螭頭霜凜凜鐵面之生風日上花磚翩翩鳳毛

之瑞世器盤錯之歷試任內外而俱宜砥柱風波久
著堅貞不拔之操魏班金紫實由寘昧特達之知屬
國運之中屯痛海寇之內侮猾夏之兇鋒莫遏勢誠
迫於去邠興唐之大計有存意豈輕於遷蜀城池百
年之無恃社稷一夕而為墟淚目山河傷心行色東
土數千里曾無一箇男兒舉朝二三臣能有幾人忠
義卿乃勵徇國之志懷匪躬之忱隔妻子於東關棄
家不顧負羈絏於西路從予以行杖策履戎兵奮赤
衷於終始分司奉 廟主翊青邱於險艱蒼黃安朔
風塵播越涕流霜露割股中野同介推之辛勤抱薪

南宮幾馮異之跋涉暨天兵退賊之後當鴨水回鑿
之初迎予駕於定州委卿任以軍政房善謀杜能斷
既兼而有之蕭給餉張運籌信茂以加矣言言大義
懇懇嘉謨顛沛流離知陸贄之誠悃利鈍成敗任諸
葛之死生確寸心之不回應百務而益辦臨危竭力
斯謂忠勤圖國忘身是為貞亮効節於患難之際協
策於收復之辰宜施錫土之恩式舉疇庸之典肆策
勲為扈聖功臣二等畫像傳後超贈二階並爵父母
妻子嫡長世襲宥及後世云云晉侯返國不遺子犯
之忠唐帝圖形首錄長孫之績慨泉壤之難作臨盤

血而增悲於戲畫青松而疏疆松可比節指黃河而
中誓河無竭時子子孫孫綿綿世世有如此者不亦
休乎

擬領議政李恒福不允批答

高穹翰運資四序以成功泰階升平俟三台而建極
倚毗若是引疾云何惟卿身係安危國同休戚兵革
十年之勤瘁南徼西閩雲雷七載之經綸中書上相
色不喜於三仕有令尹倘來之心清則畏於四知有
弘農特立之操朝野皆想其風采砥柱頹波奴隸亦
服其清明青天白日惟聲名之蓋世故媚嫉者盈朝

公論不待久而自明德望乃因退而愈重夷狄問喪
公安否坐收折衝之威兒童誦君實姓名久鬱加額
之望屬空台席再首嚴瞻扶世長才豈終於避棄鎮
物宏量允藉於危疑庶于于而來何望望然去念卿
年尚少非乞休之時而國事多艱豈告病之日天灾
世變未知消弭之方南警北虞罔措綢繆之策群情
莫朝夕保敗證難一二言鎮撫修攘惟此時為急調
和燮理非大臣其誰庶務不妨於卧治微恙自喜於
將攝難進易退固常恨立朝之無多左掣右牽寧復
使縑寸而莫展雖卿戒在知止顧予誠切仰成安身

孰與於安民醫病亦可以醫國於戲卿之素節予嘆
之深卿之赤心予知之久勉副如渴母過自媯

復國辨誣褒獎受勅後杜稷告祭祭文應製

海宇新清威靈遠被決頒十行惟 天子賜諶人罔
極捏我無形洞見萬里惟 天子明恩既曠古慶且
無前神休滋至昭告是虔

又

王命于征再靖邦域紫誥金泥寵我殊錫青蠅白玉
滌我至寃湛恩汪濊普沐東藩言念天休寔由神隲
祇用吉蠲庶幾昭格

天將盧遊擊喪柩至京

親臨祭文己亥應製

惟靈山西猛氣薊止雄風神韻秘略佐我元戎屬國
有難 帝命征之金羈鐵馬十萬其師揚鑣海嶠弭
節荒陞奮厥威武剪賊是期嘗兵晉城直衝堅壘唾
掌先登兇徒自靡醜魄已奪毒鋒猶勁命殞中途功
未克竟捷書朝飛兇報夕聞風摧大樹雨泣二軍旋
旗愁色箛鼓悲聲凌烟新像細柳故營將曜淪亡邊
風黯慘名成身歿在公何憾撫躬長慟顧予則多昔
公去矣盡戟彫戈今公來思丹旒素帷川途杳邈萬
里天涯復矢有魂異鄉誰托旅櫬初歸幽朋永隔載

五冠山祈雨祭文應製
侑之觴載薦之俎物菲誠腆尚予歆顧

五冠山祈雨祭文應製

屹彼高山冠于五方噴雲作雨感應孔彰今茲之屬
厥咎恒暘田疇龜拆稼穡卒瘁農既失業民將阻飢
民苟乏食神亦何依牲幣既畢曾莫我聞痾瘵在已
寧欲自焚敢冀明神庶垂靈佑母也共膏亟霑甘澍

紺岳山祈雨祭文應製

有紺斯岳作鎮于畿澤物利人靈應不違厥施斯普
遇災必析胡寧忍予曾不霽怒嘉穀大無四野焦土
靡神不宗望斷其雨予宗有咎何辜于民民如阻飢

何福于神神其降寐亟運玄功快注甘澤惠我以豐

笠巖祈雨祭文安邊府使時

自神之宅茲邦采歷年所職司雨暘粒我民庶今旱
太甚寧莫我顧秀宗者轉為槁苗沃腴者化為焦土
縱有片時之霖霖曾未足於沾濡雖山之草木膏得
不枯巖之泉源膏得不涸如使草木枯而泉源涸則
神將焉托况政教得失惟在太守誠敬不能以上格
惠澤不能以下究庶獄冤濫而莫伸群生怨咨而莫
救是皆太守之罪降譴宜爾以太守之罪而移怒于
民神其過矣民將荐饑胡寧忍此倘運玄功一沛甘

澤使民穡事有成而邦賦用登非獨太守之福也牲
醪報祀神亦與享無作神羞靈應如響

祭李兵使文

北兵使李用淳適還中路病
殞喪過安邊時為文祭之

惟公金天爽氣玉葉靈芬一第見恩平地青雲恩波
鳳沼化雨錦城既文且武蔚有能聲十年登擢皂纛
朱幡節按南嶺轂推北門積瘁戎務二豎嬰患定遠
初歸玉闕未半新息云亡壺頭路窮甘棠黃蔭細柳
英風咸山日慘鐵峽雲昏風車雨蓋閱幾川原幽明
永隔想像如存某弱冠相識托契家親芹宮白日槐
院青春中年聚散萬事悲歡自守邊邑佇俟公還

里傳計夢也非真一哭臨攬不昧者神

孝敬殿

玉冊文

甲辰進上
尊號時應製

儼尊宸極聿啓王化之源衍慶寶圖益仰母儀之盛
宜敷懿美式表達崇恭惟性稟慈仁心存勤儉乾坤
克協於昭厚載之功夙夜相成丕贊重恢之業雖陰
教莫究於終始顧休稱寧間於幽明茲擇良辰敢薦
縉禮伏惟淑靈有赫享鑑無違膺顯冊於冥冥如在
左右祐洪基於世世永裕後昆

新監司到界賀上啓監司李時蒞

咸興至慶輿幅負千里之寄觀察兼巡察幢節兩使

之榮喜氣轅門先聲朔漢伏惟朝廷玉笋邦國金城
贊畫西湖夙著保障之績承流南嶺久嘗藩閫之勞
誰言白面書生遂作黑頭宰相緩急任大事非公莫
宜邊鄙屬多虞此時為甚茲當北路連帥之缺故輟
西銓侍郎之尊壁壘旌旗望威風而改彩弓矢斧鉞
隨雨露而增輝鎖鑰服契丹之心甲兵寒元昊之膽
福星啓道見妖星之夜消卿月臨闕覺胡月之晨晦
甘棠畫影細柳春光豐沛川原殆成戎馬之窟鏡鍾
疆域遽變禾穀之場將看毳幕之空永倚雪山之重
伏念某憂分一邑幸庇二天撫字催科考宜居於下

下牧民御衆政實愧於平平自知才拙且通常恐事
殷難辦是以有寮尚欣覩於旌帷豈曰無人庶附名
於竹帛

乙巳冬至賀方伯啓

秦階雪莢展回十葉之祥緹室暖灰虛動一陽之氣
闕河喜色道路懽謠伏惟座上春風人中愛日福星
卿月輝生窮髮之鄉細柳甘棠影振羶裘之室茲當
來復之會益擁方至之休伏念某身遠龍墀職分虎
竹澄清攬轡幸收玉塞之腥氣早晚登堂願獻金杯
之壽酒

洪州到任後上監司啓監司崔沂

環湖五十四州扶餘國之舊壤有地數百千里大文夫之殊榮錦水生輝鷄山增重伏惟靈珠符彩三鳳瑞毛玉笋點班夙播絲綸之譽銅魚界邑每騰襦袴之謠崇文武之蕪材宜 聖明之注意使節朝回於北極福星夕臨於南維大麓烟霞望旌旗而動色西原草木與袞綉而爭春懷德報恩涵濡德恩之內庇仁全義鼓舞仁義之中萬口歡聲一方和氣隨軒化雨洒百濟之遺黎攬轡清風振三韓之左海伏念蘇天獨二漢竹重分半生為文已窮魁鼠之技一行作

吏久寒鷗鷺之盟敢言牧御之才長可笑催科之政拙守職有限阻親問於起居奉公無他期勉承於條約

大行大王昇遐陳慰箋

戊申二月庚州牧使時

享國久長咸仰大德之壽彌年疾恙奄傳上僊之音痛結舍生悲纏率土恭惟周文世子虞舜重華宗社所托臣民所依夙有係於象望哭泣之哀顏色之戚已胥悅於人心倘少寬於聖衷庸勉顧於常制伏念叨分左竹遽擣遺弓向闕星奔莫陪舉臨之列瞻霄雪涕第切申慰之情

嗣登寶位陳賀箋

曆數承堯誕屬千載之運謳歌歸啓幸新四方之瞻
廟社鼎安乾坤泰定恭惟德全仁孝道備元良歷試
諸難久繫億兆人之望光膺大寶克紹十二聖之休
隨物皆春與民更始伏念官廩外服應結中宸身遠
紫霄阻班聯於振鷲地連滄海同抃舞於群鰲

永寧殿宗廟造成後移安陳慰箋

戊申 哭後 率

離明繼照聿承肯堂之基萃廟重新咸仰善述之孝
禮隨情備悲與慶并恭惟見堯於羹績禹之緒當壬
辰播遷之日奉以周旋訖先王經始之功屬茲哀疚

繫妥靈之有所乃畢哭而告成伏念幸際昌期遙聞
盛典南州滯跡班雖阻於駿奔北闕馳誠念采勤於

申慰

申歲名為猴
故對駿字

上新方伯到任啓

金章下北闕渙紫泥九天之新恩鳧蓋映南雲諳紅
蓮一幕之佳氣輝生闔鉞喜動坤維伏惟華胄靈川
名家喬木弟兄比美若元方季方之難草土居憂同
大連小連之善江陵之火自滅齊德政於劉昆廣州
之泉不貪挹清風於吳隱久鳴履於北斗躔上重影
纓於白雲署中纔離峨豸之班遽借刻麟之節星河

鼓角秋連錦水之波雨露旌旗晝轉甘棠之影氣緊
澄清數百里威稜震疊十二山兼監司巡察之權視
古連帥統兵馬水軍之任為今總戎惟方面隱然有
人乃吾州坐而無事伏念某生無媚骨出之通才五
年江湖再辱銅章之選一夕霄漢遙欣衮衣之來非
天侈其逢乎是余得所望者趨塵歛板行竊聽於下
風削楮濡毫敢申敬於尺牘新監司申公湜高靈世
家而兄弟並顯善於居

喪且曾任江
陵廣州故去

送趙丈之任延安序

鹽州乃公之先大夫之桐鄉也先大夫莅政于茲蓋

踰四紀而州之民誦其德懷其惠如一日余嘗從事
於首陽數往來聞長老之頌皆一口言曰吾州之民
生而長長而老以迄于今莫非故使君趙翁之賜也
思使君而不可忘願得其胤以莅吾土則庶有瘳乎
余固耳而心之矣乃者朝廷以本州剋敝舉公為守
於是一境之內聞其先聲壯者幼者癢者罷者嘔吟
者疾痛者舉欣欣抃躍而相告曰吾使君之子也是
將飽吾飢而煦吾寒扶吾病而起吾羸乎相與引領
延望以遲公之至也想公之始至律時鰲老懽呼涕
泣仰公之典刑而慕先子之德見公之舉措而象先

子之政以先子之德之政有望於公者不淺淺矣履其位有先子之故蹟臨其庭有先子之甘棠土地即先子之所治民人亦先子之所愛夫如是則以先子之德為德以先子之政為政思欲克肖無忝以副父老之望者宜無所不至豈非鹽民之幸哉中庸之言孝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觀今之世父子繼為一官能不墜家聲者乃千百而一焉至於父子俱為一州能嗣其德政者又舉世而一焉公種學登仕揚名顯親歷典三邦將多前績所謂繼志述事能嗣其德政者於公見之矣推是而行於一州則一州

之民其有不觀感而興於孝者耶異日立乎朝廷則一世之人皆將矜式而爭為孝矣施諸後世則有子若孫亦將奮發而爭為孝矣然則公之孝能使其後嗣趾美紹休永永勿替豈但專於一州一世而止哉吁其偉矣抑余有感焉公之先大夫年長於吾先子而居同里仕同朝為莫逆之交公亦齒先於余而益薦世好許為忘年之契分義之深不忍暫捨而人事喜乖恨不得相聚以嬉今又為鹽民所奪而去安能無介然於懷耶如余不才其於繼述固無異焉待公成政而歸共掃先人舊廬角巾優游以復前日比鄰

之好公其有意乎

金通津草亭詩序

余友金君一叔既罷官居巴陵之別業因卜勝于楊花上小丘築亭而蓋之息焉游焉以登以眺欣然有終老之志一日書抵余曰吾棄於時而居於是思故人而不可見如得歌詩以代面目則幸矣子可無一言侈之乎余曰子之請若是勤矣詩其敢辭然余之見有與此異者夫思在於心不在於詩苟心乎不忘則覽物必思對景必思登山亦思臨水亦思晝而坐無不思也宵而卧無不思也以至見顏色於標月會

精神於窓梅閱書則如對榻以誦飲酒則如接膝以歡其處也若茲坐焉其行也若同遊焉允觸乎目而感於心者無往而非故人之面目尚奚假於詩哉且夫詩者心聲也以此而言水之聲即詩之聲山之色即詩之色日月之光景即詩之光景風雲之變態即詩之變態草木即詩中之精華魚鳥即詩中之飛躍至於亭中所見一事一物莫非所謂詩者詩固在子之心上矣豈必操觚吮墨形諸吟咏而後為詩乎哉不然則雖掛吾詩於壁朝念而夕諷之猶未也子其試思焉君曰唯唯遂書之以為序

贈學悅上人說

語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悅者有得乎中而喜不
自己之謂非聖人之徒不足以與此今師學佛者也
以空虛為尚以寂滅為宗泊焉淡焉而無所嗜其心
既如此則其於學也必無所悅可知以是為名果何
義也無乃樂吾儒者之道慕吾儒者之學故借吾聖
人之語以自名而寄其意歟始余遇師於鶴城頗聰
明識道理於吾言無所不悅余固異之逮還洛師必
一月二三至至輒求余文不少怠信乎能喜文辭者
也蓋喜其辭者好其道焉苟有以道指告之者則其

必翻然釋然喜聞而為好之矣余將引之以儒者之
道進之於儒者之學使真知其可悅而心誠好之如
芻豢之悅口聲音之悅耳采色之悅目馨香之悅鼻
則其庶幾乎且師所謂悅而未學者若能學而悅則
將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樂亦在其中悅固不足言矣
先儒所言由悅而後得樂者斯可驗已昔陳相見許
行而大悅畫棄其學而學焉孟子以變於不善非之
今師如見儒者之道而大悅畫棄所學而學焉則是
以不善而能變於善者雖謂聖人之徒可也悅乎新
毋悅乎故學乎儒毋學乎佛余於師焉有望焉余既

悅其為人且欲其顧名思義故書以贈之

東園庇雨堂記

敝居在興仁門外直駱峯之東偏有山曰商山山之
一麓邈迤而南若拱揖之狀者曰芝峯峯之上有盤
石可坐數十人又有大松十餘株如偃蓋形者曰棲
鳳亭其下地更平衍周百許畝畫以為園曰東園深
邃夷曠有幽居之勝初夏亭柳政丞以清白鳴世卜
宅于茲為草屋數棟雨則以傘承其漏至今人誦之
即余外五世祖也至余先考仍舊而小加拓焉客有
言其朴素者輒曰比雨傘則亦已侈矣聞者無不悅

服余以不肖不克保有先業自經壬辰兵燹短礎喬
木無復餘者余為是惧即其故址構一小堂扁曰庇
雨以為偃息之所蓋取僅庇風雨之義而乃其所志
則亦欲不忘嗣續以竊附於雨傘之遺風焉景有八
記于左云

東園師友對

押韵
之文

東園子投閑斂迹謝事葆真陳室不掃徐榻久塵陶
門畫掩翟羅朝設右詩左書仰思俯讀若有契於心
上者有年客有過而問焉曰士生斯世莫不以取友
為急氣以相求利以相合剖心析肝以相信也舍杯

握手以相狎也翕翕徵逐詡詡笑語結義則山岳可
移出言則膠漆不固此古今之所重而進取之上務
也先生則不然少而寡合長而益竒矯矯離俗曩曩
守雌居無與晤出無所之人載酒而誰從客過門而
不睨心與世違道與時背在城市而若隱泯形迹而
自珍行則畏影處則畏人獨何故歟東園子曰噫子
烏足以知我蓋聞友者友其德也孔子大聖猶樂有
朋孟軻大賢亦云尚友况如吾者豈能無友以自輔
乎觀今之為友者利害相競反覆不常世皆圓鑿吾
行則方時尚詭隨吾賜則剛脂常迎合窾言苟悅吾

不能與同趨心口燕越朝親暮敵吾不能與同態是
用收身靜默之中反求一室之內取古聖賢書咸置
座右朝夕覽觀以為良友動與聖賢並居坐與聖賢
對話寤寐周程若與共時神交顏孟若與親炙觀其
所行以輔吾過誦其所言以警吾惰至於歷論古人
以求勝已兼通往史以資多聞儼然相責以善依然
相會以文無日而不盍簪無時而不講習凡書中之
訓戒即吾友之善道書中之勉學即吾友之忠告無
利盡交衰之患有起余相長之益吾之取友不既多
乎客曰友則然矣師道之不傳也久先生豈有師乎

東園子曰夫友以輔仁師以授業苟有友而無師以正之則不足謂學矣吾既取聖賢書以為友因以已心為嚴師虔恭以奉之篤信以承之禮以為贄敬以為儀道德為堂塾仁義為臯比出入必稟動作必咨斯須不敢慢毫忽不自欺起居宴息翼然栗然一以事師者事心則心之所存即師之所存豈必摠衣造席而命耳提然後謂之師焉大抵人皆有心心必有主方寸之中神明之府堯舜精一之法則備焉周孔道德之體用具焉操存則人放去則默故師莫嚴乎心而執經非實師莫尚乎心而問學為未沈潛乎博

文約禮涵泳乎三省四勿事有所未當則質諸心以審其可否理有所可疑則反諸心以決其去就居突奧若親函丈處屋漏如在門墻庶幾觀高明之域升聖人之堂子歸而求之亦有餘師矣客曰違哉先生即所謂恭之師非恭之友也請從事於斯

返始堂記後跋

公記中有曰在余則返其始生之地在諸生則返其始稟之性

清之韓始於太尉太尉之後七百有餘年而韓公百謙始莅于清實其裔也始至喟曰清吾韓氏之始出而今吾得返之幸矣吾何敢不勉凡作事施政必謀於始而後行民始浹和州告無事乃進州民之秀者

相與講明斯道為士者始克彬彬向學焉於是作堂於州治之東扁曰返始以為聽理之所已又為文叙其事始末及秩滿還朝出而示不佞曰子其尾之不佞始取而卒業擊節三復而嘆曰返始之義遠矣哉夫韓為二韓著姓至于今益顯上下七百餘年縮銀黃佩金紫出為牧伯入為卿相者比比蕃衍散布殆遍於東方蓋不啻千萬人而已自其始而言之子孫之多雖至千萬人而莫非一本也如木之有根而千柯萬葉始於一根也如水之有源而千派萬流始於一源也原厥始而返諸本則七百年一日也千萬人

一身也今公出牧于茲履其始生之地報本之誠治遠之思有不能自己宜乎即其地而堂之因其堂而記之不徒記之而記之以心不徒堂之而返之於身斯不亦善返乎哉况性者天之所賦而人所同得者也始無不善而氣質所拘嗜欲所乘有不能全其性而復其初者矣公既能返之於身心而又推其所有俾為士者莫不升公之堂而返其始稟之性焉蓋人之與我同一性也性之與地同一始也觀公之所用心不惟盡己之性而能盡人之性不惟返己之始而能返人之始使一州民物皆有所觀感而思復焉則

豈獨為士者哉其立必俱立成不獨成之志吁可尚
已昔韓稚圭為相州乃作畫錦之堂以夸耀一時今
公之為此堂其事相類而顧以返始為名不以夸耀
為意視古亦多矣噫以韓姓而為是州者前後非一
而能不忘其本肯構肯堂者實自公始將見公之子
孫登斯堂者望松梓而思其始種視棟宇而思其始
初能不忘其先勿隳勿壞者又自今始不亦休哉雖
然不佞嘗聞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聖學所
以貴於成始而成終也夫公之在州也乃身返於始
者也其在朝也即身返於朝而心未嘗不返於始也

且其復性之功初不以彼此而有間則公之為學庶
幾有終始者尚矣竊不佞言哉第惟公既以返始之
義始之故不佞敢以有終之說終焉亦舉一返三之
意也公以為何如

禱雨說

歲丁未夏旱歷七月不雨國禱于廟杜州禱于山川
民禱于城隍罔不奔走即事有儒一生手足䟽走闕
下曰吾將禱雨于主上可乎人有笑之者曰迂哉
子之言也自遇旱以來主上瞿然罪已怛焉修行
露禱於宮中默禱乎心上亦既靡神不舉而圭璧卒

矣子更安能禱而得雨哉生曰吁人以旱為旱而不知民之焦傷甚於旱也以雨為雨而不知君之惠澤乃所以為雨也古之時蓋亦旱矣成湯一禱而為棄林之雨傳說一起而為商家之霖是故民視君為雨君以相為霖方今民不蒙 聖澤枯瘁萎暵為旱甚矣而顛顛望治又不啻望雨焉若吾君與吾相葺政施仁沛然為雨於一國則一國之民皆獲霑霖雨之賜而涵濡於滂漉之中夫豈一雨之力所可及哉由此言之君即雨也相亦雨也吾欲以是禱焉人異之遂書其語如此生姓某失其名云

金任實一叔紀行錄後敘

余昔從事于南足涉幾朱南原任實全州之境飽聞龍潭數州之勝殆非人世而無緣一至其地自恨凡骨未蛻而夢想去來者蓋十七寒暑矣友人金君一叔出宰雲水由龍潭歷錦州以至帶方之界足迹幾湖南半而以其所為紀行錄寄示於余余得而卒業自其道途所經往返七百里間佳山羨水竒蹟異觀無一不入於吟咏之中使人開卷了了凡向來所願遊而不得者一朝皆在眼底恍若與吾故人上下展覽正吳融所謂不出門庭三四步觀盡江山千萬重

者也何其幸哉且錄中引前日夢登碧落宮事以為
驗余益異之豈君即神仙中人而今茲壯遊亦有宿
分而然前日之夢為之兆也其驗則未也嘗考列仙
傳上帝遣龍車羽衣拜沈羲為碧落侍郎余於是知
君異日三千功滿九返丹成即膺天上之台真入碧
落之宮必矣區區一遊又奚足道哉嗚呼余老矣亦
舊時香案史也夢斷天門身落下土回首青冥不啻
隔弱水三萬里猶欲從君御風騎氣與造物者遊於
無何有之鄉君其肯否

詩說

詩固小技而文之至精者莫過於詩故非性相近則
雖力強而為之亦終不能似也況性不近力不強而
所尚卑者乎夫詩自魏晉以降陵夷至徐庾而靡麗
極矣及始唐稍稍復振以至盛唐諸人出而詩道大
成蔑以加焉逮晚唐則又變而雜體並興詞氣萎弱
間或剽竊陳言令人易厭然比之於宋體格亦自別
矣後之人驟見其小疵而驟以唐為可薄又徒知晚
唐之為唐而不知始盛之為唐甚者守井管之見肆
雌黃之口全昧聲律利病而妄議工拙是非至謂唐
不可學或謂唐不必學靡靡焉惟宋之趨纔屬文則

曰足矣不復求進苟以悅時人之目而止信乎言詩之難也古人曰刻鵠不成尚類鷺畫虎不成反類狗余竊以為唐譬則鵠也宋譬則虎也學盛唐不懈則可以出漢魏以及乎古學宋而益下則恐無以復正始而宋亦不可能矣噫苟非沉潛妙詣頓悟獨得者曷足以興此

詩說贊

先論才氣次觀韵格不取其肉唯取其骨清新婉麗奇健精密豪而無雜淡而不俗有姿有味溫潤典雅頓悟而得神妙而化始盛為宗晚宋為下斯可言詩

以俟知者晚謂晚唐也

二猫說

家有猫善捕鼠畜之者數年矣後有一小猫不知從何所來遂留不肖去兩猫共處小者不敢與大者齒行則隨之居則後之食則小者睢盱旁伺俟大者食訖方敢食大者亦不敢盡必餘其食顧而與之有若相推讓者然夫猫不仁獸也以陰賊搏噬為用而所為能若是噫世之人或不省禮義廉恥為何物遇小利輒爭至相賊害者有之彼誠貌人而心獸者也由此言之人或猫也猫或人也烏可以貌視哉

祭尹監司存中文次韓柳川益之韵

維萬曆三十九年歲次辛亥七月戊戌朔某日某子
友人同知中樞府事之峯李某謹備清酌之奠仍和
柳川之詞哭祭于亡友忠清道觀察使牛川尹公之
靈嗚呼我昔已卯年北餘兮贅居偏側識面初兮一
見即親久要如兮孰紹介是權子歟兮曰惟權子少
共閭兮學同詩書關關睢兮我才最下類黔驢兮三
志莫逆澹忘予兮甲圍較藝龍蛇攄兮取酒相樂酌
且醺兮惟君夙歲擅妙譽兮齒纔先我鷄及猪兮青
雲發軔不少翅兮功名自致誰借嘘兮論思出納兼

翊儲兮宣命四方手持据兮言念國勢若潰疽兮赤
子敷敷困侵漁兮一麾西去乞黃淤兮醉翁有忘山
環滁兮因之契闊信亦踈兮十載推遷世益墟兮一
笑萬事總蘧條兮晚復際遇茅拔茹兮替我兵柄懾
老胥兮一洗戎蠹敝盡祛兮昵侍天顏陞傳臚兮禁
中相聚樂只且兮我家南山一弊廬兮不舟而駕時
相於兮握手論舊醉踟躕兮氣岸宇宙共軒渠兮謂
君國器將大除兮不見旬日怪无書兮涉洹有夢泣
瓊琚兮豈期微恙成此歎兮朱輪朝卸夕柳車兮嗚
呼蒼天獨後余兮悲哀憮痛何堪居兮未六十化憐

衛遠兮時君二季職隼旗兮奔號百里色慘沮兮鶴
髮沉慟屏飯蔬兮天道佑善理實虛兮君服經訓作
蓄奮兮性地存養力墾鋤兮君為世寶義璫璜兮白
日清明頌僕輿兮悅親誠孝戲菜裾兮濟時良具譬
衣如兮律身以約絕包苴兮德門餘慶福所潛兮如
何違禍有慘舒兮嗟我不材真散樗兮形穢倚玉媿
混礫兮聞君即遠頻陟岵兮踽踽在世嘆棲苴兮顏
回不幸壽曹蜍兮自君之歿月幾梳兮感念疇昔刃
割肱兮友道日孤愁紛拏兮諸兒弱媵慘齊疏兮秋
飈颯颯戰黃蘆兮曉露霏霏濕紅蕖兮翩翩緇鞞去

將昇兮窈窕有期因或徐兮有友韓侯鎮朔墟兮絨
辭寄奠哀以紓兮義動今古信及魚兮我和其酌
泛蛆兮臨觴一訣血涕如兮靈其不昧庶歆諸兮嗚
呼哀哉尚饗甲園謂甲申歲同入塲屋也鷄及猪謂
公生辛酉距我生癸亥差二歲也乞黃
淤謂求為黃州也二季謂公之弟義立牧廣州信
立守通津也韓侯即柳川名浚謙時為成鏡方伯
李敬憲公關北祠堂事錄後跋
不佞於乙巳歲視篆于成鏡之安邊既謁聖于鄉校
訖直校之南得一坐廢基階級夷漫而彷彿學宮之
制揖諸生而訪之故諸生進曰是故敬憲公祠宇之
址也昔公按是邦以文教為帥吾州以界首最先蒙

化至今人習詩書禮義之教得免被左之歸者繫公
是賴舊有祠以俎豆之逮兵燹不復者十年所矣言
已蹙然者久之始知敬憲公之澤久而未斬也後赴
考官於定平聚一道之士子而併試之其所為詞章
楚楚可觀其能傑然拔萃者亦不乏焉竊喜其居弓
馬之鄉而有文華之風苟非先輩教導之力豈若是
彬彬乎益驗敬憲公之化遠而不替也夫關北地與
山戎犬牙高麗世陷蒙古者且九十年至恭愍朝始
復之當公之時其強獷汚染之習誠有未易革者乃
能以誘掖成就為務使一方之人不變於期月之內

又能使後之為士者愈久而景慕愈遠而興起歷百
年如一日是可敬也已蓋歸與邑之諸生鳩材庀工
謀所以新其祠宇者未幾去不克果越數載聞咸安
二邑生用私力次第重砌於是慶其事之始舉而嘉
諸生之志有成也昔文翁之守蜀常衮之治閩皆以
文學從事亦能饗報於隔世之後彌往而益新如公
否乎嘗聞君子之化人以身為教自家而國公之德
能及人如此則本諸身者可見本諸身而化行於家
由乎家而教成於國夫豈專一道而不成者哉第公
官止常伯不竟厥施于世其可慨也今其五代孫樞

密少陵公暨昆弟諸胤咸能世其家業趾義紹休將
多于前烈人以是知敬憲公之教又行於家也少陵
公曾莅成州亦以文教化人人誦其德至豎石以紀
之若少陵公可謂善繼述者非耶必將朝夕致身廊
廟以卒公之志使人稱之曰敬憲公之教又因其子
孫而大行於朝廷不獨專於一時一道而止矣豈不
休哉不佞方傾耳以竚聽焉

枕流臺記

淨業院洞在昌德宮之西林壑深邃其中澗水出焉
有夷曠蕭散之致余嘗仕實錄局昕夕過之而限於

職役不一窮其勝寄恨而已一日從劉生希慶出錦
川橋上見川水正漲落紅漂出者無數喜曰桃源其
在是矣余將泝而跡之與避秦人一笑可乎劉莞爾
曰川之上流吾居也有臺枕其趾而桃花盛開為風
雨所妬不免作輕薄耳公若往見請為東道主余又
喜曰子誠秦人也遂踵其後不百數步右轉而得一
別畧乃其居也有流水清冽可愛砌石為臺水不及
者僅餘尺即所謂枕流者也臺上下並無雜卉夭桃
累十株夾水左右紅雨洒空錦浪如舞古之桃源不
侈於是矣祖詠詩所云寧知武陵趣宛在市朝間不

其信耶昔劉晨者入天台桃源遇仙不返生即晨之流也歟余今幸而覩破靈境尚得與漁舟子比何妨共枕于此而一歎其流耶相與大笑因席地而坐水聲琮琤然入耳流不待枕而可聽耳不煩洗而自淨一塵不染萬念俱空使人神氣灑灑恍若御風而立乎埃壘之表甚可樂也且余觀於是而有以知生矣是水也在咫尺車馬之境而自晦於林莽中如古隱士逃形鏟彩者之為又其流淺狹而能潔清不污有似乎君子之德生之以大隱自比而臺以枕流名者其意蓋在此也蒙蓄以濬其源鑑澈以澄其性毋果

於晦藏而勉進於成德余於生望焉獨惜乎其居下可施於人者不流也積之而不流枕之而自樂則亦可悲已孔子曰曲肱而枕樂在其中矣生雖處窮阨而不改其樂焉則亦庶幾乎於是生樂而曰吾今而後知所樂矣

琴巖遺稿序

余夙聞有宋子夢宙者幼善屬文以奇童名於湖中蓋籍甚矣及宋子既冠登進士以姻親來訪余於洛下見其眉目明瑩神情洒洒如水壺玉鏡令人爽然起敬其詩若文亦清秀警絕類其為人雖少老健之

氣詞采翩翩已自成家大逼中晚唐風調可與邢居
實蘇舜欽論伯仲也其遊太學聲名益大振儕類皆
推讓莫敢望焉謂可立拾青紫燁赤當世而年三十
一竟卒夫天以是才與是人若將有為而遽奪以去
嗟乎天乎慟也惜也竊怪其平日所為悼康子和詩
一字一句無非摸寫自己事如畫所謂詩識者非耶
宋子之室余姊女也賢而得婦道甚自移所天守義
秉禮一以古烈女為法痛其君子抱寸而沒沒又無
嗣恐遂湮滅而不傳也以其遺稿并書抵余曰良人
不幸早世獨遺稿在耳若因舅氏之言而良人之名

膾炙於後世人之口即長逝者魂魄將不悼其不幸
矣余悲其意受而卒業已簌簌涕下曰宋子不死矣
凡物在羨惡之間者必待人言而後定今宋子之詩
譬諸隋珠夜光人知其可寶奚俟余言且婦人為其
君子能為不朽計如此古今有幾人哉充足尚已姑
就集中遴若干篇俾安于木若其特異之操孝友之
實則亦非詩所能盡者庶幾知言之士有所考信焉
宋子字文炳琴巖乃其自號云

四傑詩贊

建安之靡六朝之膩擷錦摛綺是曰正始

沈佺期宋之問詩贊

二子繼蹤風骨獨雄神秀精工律家所宗

孟浩然王維詩贊

維王及孟詩道之正發自情性斯為最盛

李翰林詩贊

天仙之詞如馬脫羈卓不可追萬古宗師

杜工部詩贊

浩浩溟海龍拏鯨駭雄跨百代與李作配

義山樊川詩贊

李隱而拘杜豪而麗殊非正途初學之趨

晚唐詩贊

或奇而燁或卑而弱衆體雜出尚有品格

宋詩贊

專主議論其詩也文用功雖勤意興不存

唐詩彙選序

余平生無所嗜所嗜唯詩而于唐最偏嗜焉若聾者之嗜音聲瞽者之嗜繪綵人或笑而排之有不恤也夫詩道至唐大備而數百年間體式屢變氣格漸下故有始盛中晚之分所謂晚唐則衆體雜出疵病不掩然論其品格猶不失為唐譬之於味始盛之詩其

猶八珍膾炙而晚唐之作亦猶禁鱗之餘味其可嗜
一也但世或有嗜晚唐而不識始盛唐之為可嗜感
矣如正音鼓吹三體等編亦多主晚唐或失之太簡
而唯品彙之選所取頗廣分門甚精視諸家為勝第
編帙似影學者病之余嘗擇其中尤雋永者為八卷
命曰唐詩彙選私竊味之而已不敢以示人尹公次
野之視篆鷄林也目是編而喜之要取而壽諸梓噫
世之人嗜唐者蓋多而余亦嗜而不知其味者也今
是選出於余手將使見之者不但不可於口必有聞
其臭而却走者矣然其嗜與不嗜固無所損益也竊

矚公之志與余同所嗜者故乃不辭而歸之

倭情陳奏降勅謝 恩表

急則必呼恃父母之過愛勉所不及荷天地之殊私
撫已兢惶銜恩感激伏念臣偏荒舊業再造餘波祖
受孫傳謹候度者幾世形孤力弱痛海寇之與鄰尚
禍心之未悛假貢路而為請言固罔測雖狡詐之難
憑志本無厭盍茲萌之逆圻肆章奏之仰瀆幸綸音
之俯加渙汗十行皆是警飭之旨森嚴一紙莫非訓
誨之辭戰守防患之謨况承咫尺薪膽報讐之策昭
示丁寧古亦罕聞臣何得此伏遇乾坤覆育雨露生

成特軫危亡既存垂絕之緒曲全終始益勤善後之
圖沉至微軀荐叨異寵臣敢不懲前而懲後修內以攘
佩服自強期盡藩屏之責卒殲思效免貽疆場之虞

祭車五山天輅文

嗟嗟君乎而至於斯何村之大何命之奇位四品卑
官何不達年六十化壽何不羣茫茫此理孰主張是
奈何乎天天不可恃念君心宵囊括子史老莊之玄
左馬之肆上下今古靡不包羅萬卷也少五車非多
發為文詞敏捷雄艷頃刻千篇筆無加點雄如巨海
洶湧濤波一瀉萬里浩浩無涯豪如造化雨雹交飛

風鞭電斧霹靂轟威快如八駿奔逸通衢脫其羈馬
埃壘先驅怪如神鬼變幻莫測牛蛇鼈鯨負巖騰擲
富如武庫森列戈劍大戟長槍霜雪凜凜橫突無前
鋒銳孰抗老匠縮手氣奪心喪漏盡天機造物所忌
人或嫉之才多為崇昧者蔑識妄議唯黃彼不自量
在君何傷名耀宇宙君為不亾一時之訕萬世之伸
得失榮辱畢竟誰真惟君平昔聰明絕人今雖沒矣
英爽未泯魁傑之才卓犖之氣必不沉埋朽壤而止
將為龍劍以發其精或為金玉以棲其靈或為虹蜺
以泄其怒或為雷霆以奮其武或為列星以寓其神

昭乎昧乎與化為鄰我今問君聞乎不聞君於斯世
最喜余文文推西漢詩始盛唐高談格律細八毫芒
稱揚太過媿不敢當氣槩相許永托知音我洋一較
已矣人琴我有新詩誰與共吟我有斗酒誰與對斟
言不盡意哭有餘悲搗辭勸訣君尚知之嗟嗟君乎
來舉余卮

西潭集跋

國家興二百年能詩之士蓋不乏焉而大抵多主蘇
黃下或陳陸鮮有出於宋人斜白中者頃世崔孤竹
白玉峯始以唐倡之頗變向來之習時則有西潭李

達者與之頡頏上下能以詩名噪於一世余生也後
不及見崔白之面獨于西潭弱冠遇於洪陽相識也
雖亂離契濶而彼此托之神交者餘二十歲矣自其
歿後一二遺唾之在久間者皆可貴重常以未觀全
稿為歎今海西御脚柳公珩以崔之表姪少學於李
乃取其所為詩目曰西潭集者總一卷將入梓因便
以示余欲使余選且尾之其意勤矣余得受而卒業
其詩清新婉麗往往警策五七言絕句尤近唐可誦
視崔白兩家或過之雖不能進於盛唐然自有張王
風調未可以小家而忽之也其傳於世足以膾炙人

之口矣余既喜其詩又嘉柳公之志就本稿遠若干
篇歸之以俟具眼者擇焉

正朝賀箋

祥開鳳曆屬一氣之新陽慶衍鴻圖膺萬年之景福
懽聲匝域喜色薰霄恭惟道合彌綸功光繼述熙熙
也皞皞也王者之治蕩蕩乎巍巍乎聖人之德乾心
益豫泰運鼎臨伏念白頭南州丹東北闕趨班振鷺
空想曉日之朝率舞群鼈共游春風之海

誕日賀箋

四月維夏載回震風之期千歲為春式衍靈長之福

遠者近者鼓之舞之恭惟天大堯仁日躋湯敬聖人
有作於昭繼述之功神化無方允屬盈成之運茲添
鳳紀益迓鴻休伏念江海一麾雲霄萬里玉觴稱壽
雖阻漢殿之班金鑑獻書竊効唐臣之悃

詰三禽文

并序

余在村墅所患者鼠所戒者盜而猫卧毯上
見鼠不動犬居門傍聞聲不吠至於畜雞以
代漏而竟曉不鳴余故詰之仍錄其語為文
爾爪之銳爾牙之利碩鼠跳梁爾胡酣寐

右睡猫

爾司者昏爾守者闇穿窬方肆爾胡莫聞

右聾犬

爾惟火精爾能長鳴風雨如晦胡噤爾聲

右啞雞

自警箴

少何耽酒晚何嗜書謀身何拙與世何疎五十年來
一箇寒士終始此心庶幾無愧

用拙齋記後敘

道無巧亦無拙自世道漸降而人性日鑿始有巧拙
之日以循理守正為拙以機變徼幸為巧其於道何

如也君子恬靜易退執節不回而巧于進取者以為
拙立朝謇諤當事盡言而巧于迎合者以為拙束脩
自勵非義不取而巧于貪冒者以為拙斂迹要津視
之若浼而巧于趨競者以為拙是故巧者人之所艷
拙者人之所諱也今知樞申公叔正甫乃以用拙自
誦昔所艷而取所諱果何意耶公體若不勝衣言若
不出口其居第若鳩焉其避勢利若怯夫焉人固以
拙疑之而官歷踐清貫遂躋八座年且踰七袞世以
是又疑公非真拙者余聞莊周謂惠施拙於用大若
公體拙而善用者也惟我先王嘗以拙命公而乃

大用公終始不替則不特公之能用拙也即聖明之知公而能用公也至矣世之媒進者莫不飾外在內以側媚鑽刺為巧而或有不得者焉公獨用其拙為人所知如此可謂千載一遇是豈區區巧宦者所能得哉夫拙于人者巧于天拙于顏者巧于道昔顏之愚曾之魯顏雖若拙而巧于傳聖人之學豈非全得於天而能深造乎道也願公用其拙於為學以進于作聖之域又推其餘使舉世之人皆舍巧而趨拙則用拙之能事畢矣余固性於拙者欲聞善用之方庶幾全吾之天而反道撲焉

主一銘

既主于一復何所之惟進不已作聖之基

動靜銘

靜而常覺動而常止存養功成渾然天理

祭金南窓文

嗚呼世之言公者率比之精金美玉夫金玉雖堅尚可毀折若公於死生窮達不緇不磷終始如一真可謂金之在礦玉之在璞者乎以公兼濟之才不能用於當世以公達施之學顧乃斂諸厥躬年至而道益富位高而家益窮立本朝五十八歲竟未免一寒士

以終此君子所以為世道惜而重惜公之不大有為也然自古賢達之士孰能無死而公之文章振耀一時寸簡隻字人皆寶藏如金之離礦王之剖璞將萬祀而彌光吾徒於是可以無大恨而謂公為不亡既貴重之在此何較失得與短長念相知之最久指百年以為期奄一夕而先之欲俵俵以從誰痛緘辭以代訣冀英靈之鑑斯尚饗

達生要略跋

修養之法備載諸書人可見而知之然知之而能得其要者固鮮得其要而能行之者為尤鮮既或行之

而亦不能無間斷作輟故其能成就也難矣余受質素弱不識調攝之方年過三十即嬰病積痼屏絕世事惟喜觀養生家說而不過明師未領其要茫如風影了無實得良可慨也近於閑中粗有悟解而衰病已甚鼎器不完精神氣血消耗且盡雖欲行之亦難及已試取諸書中要訣分為二卷間附已見以便參究上篇即常行之正法下篇乃日用之格言蓋靜坐調息最是切要又係主敬工夫非方術導引之比未可忽也大抵行功之要不在多言唯持數句足矣但貴於持久無少間斷而又必須操舍得中急則傷促

迫忘則棄前功學者當自得之

永慕世好契帖跋

粵自詩歌伐木易著斷金契好之義尚矣夫竹林之會起於嵇阮蘭亭之禊昉於王謝然事在一時交非耐久中散殞而竹林無陰右軍亡而蘭亭遂墟未聞其後裔有能重修而嗣其絕響者若是而謂叔夜不孤義之有子可乎至於繼世而相好終身而永慕者則余于斯帖見之余舅鷺洲公生平恬靜自守寡所交遊而獨與金公某孔公某最相善也情存膠漆義重墳麓實有魏晉諸賢之風致奈何人事喜乖喪亂

隨至芳猷奄謝逸軌難追蓋三十年于今矣金君正卿與金孔諸胤銜哀風木寓感義墻思先人之舊游念昔日之同好重尋遺躅更續絕絃相與杖履過從德星頻聚觥籌既行玉山交映使竹林生色蘭亭再春吁亦韙哉傳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君所為結契申好序以紀之必欲傳諸永久以盡追遠之誠非不隳先志善於繼述者何以得此將見子姓相承益篤孝思竹林之風不絕於來葉蘭亭之蹟無曠於往時尤可尚已若余不幸早孤已廢蓼莪之篇而今且老矣無復世契之好不覺悲感投涕而書

之

畜猫狗說

猫性善捕鼠狗性善逐獸有一人喜是物也不擇其材否唯取體大毛澤能擾順者厚飼之體日益大毛日益澤目之者稱異然使之捕鼠則如不視也使之逐獸則如不聞也蓋非特意慾已饜亦以肥腩不捷之故也其人不斥以下材而愛養愈甚惟日飽腹安眠而已猶且竊飯與肉以益其肥徃徃嘔汚於茵席遺穢於階庭而其人不知省是豈物性然哉由擇取之失而畜養之過也吁人君用將之方亦猶是夫

物化說

客有問於東園子曰昆虫無不羽化固也田鼠化鴛澤鯉化龍雀化蛤蛤化雀蛇化雉雉化蜃蝦蟆化蟹蟾蜍化河豚若此之類不可毛舉抑何理耶東園子曰凡物未有生而不化者曷足恠哉物則然矣人亦有之昔蜀帝化鶻啓母化石伯鯨化熊封邵化虎齊女化蟬虞姬化草此則形化者也至於世道既衰不仁者化為豺狼不孝者化為梟獍悖義者化為狗彘怙權者化為狐鼠趨勢者化為鷹犬剥民者化為蝨賊此則心化者也形雖未化而其心已化則謂之人

可乎又有甚者宵人禍國則以正為邪以邪為正忠
賢化為莽卓諂佞化為周召廉清化為跽躄貪墨化
為隨夷使華夏化為戎狄生民化為魚肉此則化於
口者也形化可怪而心化尤可怪心化可畏而口化
尤可畏夫以最靈之人而其變也如是彼區區虫豸
之微尚奚道哉客感然良久曰有是哉吾乃今知物
化矣

祭沈相國文

嗚呼哀哉公以柱石之宏姿山斗之宿望際明良之
會居百僚之首澤洽于當時聲施于後代功成名遂

令聞克終可謂才為世出而大行其志者矣然自始
仕迄于退閑歷敷中外五十餘載而人猶以為未能
盡公之才登陟台司二紀有半而人猶以為未能伸
公之志方公解位而去也人皆願其復用逮公賜環
而歸也人且望其有為孰謂公棄濁世而長往奄一
夕而莫追朝失著龜士亡矜式將國家之不幸抑斯
民之疇依此君子所以驚呼儒林所以失色莫不為
世道而痛惜者也况粹先受知于公最親且舊早托
葭莩之末屢叨僚案之分笑言之密杯酒之歡每相
勉以道義或過獎其文章琅琅德音猶在于耳其慟

為如何而賤疾沉綿積痼垂死又違門墻再辱臨顧
曾未及暮遽成永隔歛莫視含奠莫執紼情義兩缺
愧負幽明其慟又如何哉雙淚絨辭一觴代奠文不
盡意哭有餘悲公神不亡庶幾歆格嗚呼哀哉

中殿樂章

惟我后倪天妹順承乾聖作配贊內治恩下逮符景
命啓盛代薦徽冊人頌戴休無疆於萬載

中殿冊禮後頒教書

王若曰坤承乾以配極君子造端月儷日而為明聖
人取則茲揚渙號用表同歡念予寡躬叨續丕緒家

邦以御道莫重於彛倫教化攸基功必資於內治方
屬秋宮之建采切故劔之思咨惟王妃韓氏系出禮
法之門先賢艱難之業柔嘉淑德簡自先王善慶
休祥篤生後胤主中饋迨十四歲行本支將千萬年
既受命於慈闈爰正名於壺掖襲宮中之禕翟象服
是宜應天上之軒龍星文載耀洎辰協吉備物加儀
乃於本年八月十六日甲戌授以冊寶玉牒流芳璇
閨動色塗山盛烈能啓夏家太姒徽音足興周室訖
成大禮誕告多方於戲求賢審官式彰二南之化牖
民成俗佇見三代之風

祭任持正叔英文

噫噫茂叔而止於斯何才之豐而命之奇念君平生
曾蟠萬卷出入今古靡不貫穿溢為詞藻清新奇絕
高視六朝俯追四傑發論堂堂霜秋日烈直言庭對
賈後劉前群邪目側一斥十年時來翰苑昵侍講
筵烏臺風采玉署班聯馬壁常立黥被亦無簞食足
樂屢空回愚凍死是甘細事陳三一貧非病風可蕪
貪白簡朝飛青衣夜下遺墨尚新尺波長謝位胡不
崇壽胡不遐宸情軫惻道路驚嗟孤子眼前寂寥
身後獨留文章光耀宇宙在君死憾死而不死顧余

沉疾痛失知己牙絃輟響蘭室餘馨天上人間落落
晨星招魂無路即遠有期一觴代奠萬古深悲

甲子平賊後還都頌教書

神人憤快既正討叛之刑宮禁塵清聿膺回鑿之慶
爰揚渙號用示洪休涼德如予不基是嗣厲精求理
祇思徵福於家邦履薄臨深恒恐獲戾于上下誰料
梟獍之惡乃出熊貔之臣逆節橫生敢逞射天之計
兇鋒漸逼暨從遷蜀之行始因倉卒之虞都城失守
終賴將士之力大憝就殲幸故京之言旋曾一月之
未半廟貌無恙奉俎豆而愴心園陵有妯對山河而

生色漢威儀之再覩唐鍾虞之不移亂臣何代無同
莫甚於此賊更化自今始宜誕告於諸方於戲國由
多難而興期不忘於顛沛時或先否而泰盍圖濟乎
艱危斯喜懼之交懷庶仁恩之逮下嘉與臣民而共
享革舊鼎新勉致朝野之太平咸亨恒久

大妃殿尊號上箋文

快正彛倫咸仰母儀之盛光膺寶冊允屬邦命之新
慶洽三宮歡均四域恭惟以周太妣為宋宣仁雲雷
作屯克濟艱難之會日月開泰沆成擁佑之功茲二
字之增崇迺萬民之齊祝云云臣等篤資備列虎拜

揚休瞻天上之星辰瑞呈南極頌女中之克舜欣戴
東朝

大妃殿上尊號玉冊文

小子承桃幸彛倫之復叙太母正位宜寶冊之加崇
茲舉新儀實遵舊典恭惟 昭聖貞懿王大妃殿下
心存淵靜德備柔嘉南面垂衣夙贊虞舜之至化東
朝貽範聿追摯任之徽音歷十載屯難之餘開一時
泰亨之運含飴長樂久隔怡悅之顏定策深宮允資
擁佑之績沆延休於宗祏重表式於慈闈上官賢明
華昌邑之昏亂高后聖烈致元佑之治平知不足於

誦言顧可已於稱羨爰揚顯跡克愜群情謹加上尊
號曰明烈伏惟增衍洪圖誕受景命金書玉檢亘百
世而光華日外月恒膺萬年之壽祉

大王大妃上尊號陳賀赦文

王若曰光紹寶圖既舉正倫之義禮隆長信遂申歸
羨之誠茲率彛章用告臣庶恭惟 昭聖貞懿王大
妃殿下古漢光烈今周太任贊內治於先朝坤化夙
著錮深宮之十載母儀不愆迄屬亨泰之期益資保
佑之德貽謨翼燕克察當璧之徵定策旋乾終成補
天之業神功存乎社稷懿範表乎閨庭至養未足以

酬恩休稱可緩於薦冊啟慶啓聖幸此日之重歡大
德得名故羣情之咸悅乃加上尊號曰明烈大王大
妃璇闈展慶玉牒增輝方景命之惟新益湛恩之誕
布云云於戲好生育物聿推孝慈之心斂福錫民共
享仁壽之樂

王世子冊封後頒赦文

前星載耀爰有繼於離明少海方春可無宣於解澤
宗社之慶臣民與同念眇小身承艱大業勉揚祖烈
聿追十二聖休思建元良用繫億兆人望咨惟上嗣
稟自天成孝本因心夙盡愛敬之實學不資誨能臻

將就之功以長以賢而俱宜重暉重潤之咸頌漢家
立嫡在文帝之初年周室定儲屬成王之幼歲肆群
下之固請亦累朝之通規宜膺碧鏤之祥式正青闈
之號屆三陽之令節冠禮肇行開萬葉之洪基封典
斯舉毋煩四老之調護已聳一國之瞻聆喜付托之
得人推仁惠而逮下云云於戲震亨恒吉期措世於
久安革故鼎新庶與物而更始

靖社振武功臣頒軸教書

王若曰多難樹功載贊重恢之運大廷敷命爰疏五
等之封予非敢私厥有常制屬昏朝之方虐痛蠱賊

之內訂力扶彝倫思續十二聖緒手拯塗炭庶濟億
兆生靈幸賴匪躬之臣爭懷徇國之志輸忠協策靖
垂亡之宗祧伏羲除殘復久廢之母后洗三韓之日
月揭萬世之綱常迎代安劉出平勃之深計攀鱗附
翼知鄧耿之純誠氣槩契乎風雲英聲塞乎天壤逮
夫逆豎之猖獗乘我戎備之踈虞蘇峻連兵遽迫祀
京之勢祿山稱亂未免遷蜀之行乃睹諸將之勤王
咸奮一心而敵愾浴師直擣與士衆而忘身滅賊朝
餐致兇渠之授首快洩神人之憤淨掃宮禁之塵天
生李晟喜唐社之無恙世有溫嶠幸晉室之再安茲

並曠代之勲合施疇庸之典臨危効節諒不愧於古
人列爵分茅顧何吝於今日恩加祖考宥及子孫錫
以第宅土田副以臧獲鞍馬銅盤赤血既申牲璧之
盟鐵券丹書更煥麟臺之畫勒高名於鍾鼎盛業可
徵紀一德於旂常徽猷益茂於戲山河帶礪誓毋替
於始終家國安危義實同於休戚克體予意永肩乃
心

祭權秀才文

嗚呼君乎吾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也何遽至於斯耶
為仁者必壽積善者餘慶君之先子舍人公行仁累

善宜享永年而不幸早世君生而有美質淑明端粹
自髫髻已如成人見之者莫不嘖嘖稱賞謂將克紹
遺業以大厥家而竟以疾夭茲非不幸之甚耶其生
也人愛之其歿也人哀之雖不識者聞之無不嗟惜
况在親戚交友乎天之於君既賦以才質之美如此
盖將有為於斯世而一朝摧折若是其酷焉豈天之
好惡與人異趣耶抑任其去來而略無主宰於其間
耶斯理尤不可曉也然則豈惟親戚交友哀其不幸
而已凡有志於斯世者咸宜悼其不幸也余與君夙
有世好之分每服其特達之資足以講明斯道庶幾

終為成德之君子今焉已矣其慟又如何哉屬因事
役不能躬執紼引代奠一觴用寓不盡之哀嗚呼痛
哉

里婦說

有里中婦者天下之醜婦也嘗病其醜艷西子之顰
而效之於是其里人見以為鬼而避之噫世之人苟
守其本分則猶足稱人而變之則為鬼其見而不避
者鮮矣夫為人為鬼只在一念之間可不懼哉

祭柳府使永起文

惟靈氣和而純行篤而醇仁植乎內德克乎身不銜

奇以忤物不詭時而徇人由然與偕下季之倫墮乎
處順叔度之量休休乎容有道氣象官三品而非達
所貴者良壽七秩之猶短其存者長以此較彼果孰
拙而孰伸余生歲之最後夙與子乎相親謂道義之
耐久奄一夕而先之歎善人之不佑為斯世而永噫
蠲余觴而代訣倘英靈之有知

顏孟贊

勿忘勿助若愚若無惟顏及孟為聖之模

周程贊

心主乎靜學主乎敬曰周與程庸我以正

朱子贊

由博而精積寸而成繼聖開學大哉先生

皇太子誕生迎詔後頒教書

震索啓祥偕萬邦而同慶渙汗申命幸一札之誕頒
載路謳歌瞻霄感戴念惟神錫聖嗣實是天佑皇家
克岐克嶷仰宗支之有衍重暉重潤知統緒之無疆
歡情靡間於邇遐異數偏隆於藩服勤使華之戾止
荷德意之來宣拜賜承綸顏不違於咫尺乘槎涉海
事尤出於尋常豈私榮乎寡躬宜普被於羣下云云
於戲環東隅之草木咸圍生成仰北極之星辰永依

臨照

自新箴并序

崇禎元年戊辰元日為立春也吾衰益甚而
學不加新於是惕然有感箴以自省

斗杓建新兮歲聿其新春氣肇新兮萬物咸新人從
歲新兮胡不自新君子自新兮其德日新日新又新
兮新而益新如鏡磨新兮光彩漸新我不獨新兮與
民俱新我民既新兮邦命亦新年不再新兮德則更
新人苟得新兮雖老猶新老何由新兮惟學能新改
過則新兮遷善則新捨舊就新兮是謂一新聖賢道

新号亘古長新

學戒

余自年十五粗聞向方從事於以放心一節而為文字所誤虛度半生越自知非之歲瞿然覺悟思欲洗除舊習間就古聖賢言語反復尋玩以求道體之所在而默與心會似有見得至於老釋之說其同異得失亦頗領略明知其不足惑也然後始於學問上信之不疑嗜之不厭以為天下之樂無以易此而疾病昏惰不能專精力又無師友講明之助顧以衰朽之身欲為初學之士譬如日暮途遠難望有成其可

笑哉世且小視因襲故套例以詞人墨客目之每聞此言輒自羞愧不寧者彌日是知君子進德修業須在早年而人之擇術亦不可不慎一被題品終身不免誠可慨也雖然世之蹄為儒者或有以淺學而冒虛名自欺以欺人者其不幸又當何如也後之君子宜知戒哉

祭領議政申玄翁文

嗚呼天之生才也固尠而士之得時也尤難有才無時自古所歎蓋公起於屏廢之中處乎廊廟之上展數十年畜蘊之才慰千萬人望德足以化民

而範俗道足以成功而有為可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庶幾畢行已志將大厥施挈斯世斯民而躋三古以上之隆治豈知公歸神太素脫屣衆務長逝不顧若是其遽歟嗚呼淵乎理性之學繁若星斗之辭堅正特立之操永玉出羣之姿憂勤盡瘁之忠敏達庶物之知今不可得而復見之民何以仰活國何以維持論事有疑孰為著龜朝家有難孰為柱石此所以士夫驚呼行路涕泣莫不為時命而悼惜况如先者年荷遊從之好晚托耐久之期上以悶茲道之將墜下以憐吾黨之失依曷為不使我骨病而魂飛言不

盡意哭有餘悲一觴就訣公尚知之

芝峯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